



藝文

賦記

玄嶽太和山賦

吳郡王世貞都御史

太和山者蓋中州之脊而

上帝之靈腑也其始不甚顯一曰武

當山又曰崇上山又曰僊室山晉咸

和中歷陽謝允棄羅令遁茲山遂名

之曰謝羅山見酈氏水經注及荊州

圖副記蓋是時絕頂峻不治不得上

諸所栖息者山之趾以故靡甲稱云
至宋而謂玄武神實主之後又避其
諱改玄武曰真武而宮室繇創矣元
始加帝號至

明太宗文皇帝尊之曰太嶽

世宗朝復尊之曰玄嶽而五嶽左次矣

歲旃蒙之大淵獻春三月吳人王世

貞填綏之間一登謁焉感其峰嶺宮

闕之盛與其事而爲之賦

昔在帝太始氏製陰陽剖澄凝掌別五嶽
以授七十二聖昉岱首而亘金天焜煌黼
帝以躋九命乃眷西顧有亭亭類博山者
出焉下盤踠而踰運廣銳直割乎黔界之
關嵒嵒橫揭壽界嶠豁其西北引庸豁絡
終畢而首飲乎中原爲嶽若八九者吞焉
帥其支峰以媚帝閭恫帝之不登敢以測
霄之主與亥步其四藩不然請外托而季
從乎崑崙惟帝曰喟天契有因而顯有辰

時不取遽主必擇真是故天水氏之奄宅也為寓公宮若亡若存以竦玄冥之時巡胡祠端林諱其金人水德用彰瑤宇峇嶙我文皇篤志鴻緒回面內蹂獨奮神武亦駕天授悅靈威之輶轄被髮立而三光節揭燕彈之百一俄宇割其十九嗟九靈之革變黜二儀其霽霽聆火鈴之豁落駭烏旂之激駮咄元緒與率然亦糾紛其來從既闡教於神道揭疑功乎惟重苟神貺

之昭荅何痾乎民力之侈用於是太史覲土奉常告時五鳩鳩民將作庀材左駙馬而右中涓六傳騷以趨徃襄鄧宛洛之民蹄擊鼓逐楚訾蠹午以逆上隴木駢闐而順來于于禺禺千唱萬隨陸歎激湍冬謹驟雷乃使倬輸窮巧獲蕃既力分摸紫宮取則宸極又似踔翼乎九闈歷清微而叩大赤命莆陬而佐之俾象鏘鏘之積石悅若入于函谷歷落兮離宮之四百爭樂依

稀乎東朝玉虛髣髴乎未央紫霄桀鷲乎
甘泉南嶽差池乎阿房五龍窈窕乎馭娑
迎恩籬籥手鼓簧觀則復真胚始仁威懾
降元和遷校之府龍泉烝鍊之場莫不槩
嶺隍竅冠峰帶岡分背寒暑別成陰陽潺
湲瓊澁網緼象即裏鬱律而逕廷表蹇產
以直當彩栴扞扞以戢晉文槐鞞鞞而縱
橫晨星熒皇手壁鏡唯岷天嶠乎茄梁乃
復發重醜氏之所藏使和氏選而攻之玃

瓊枝斯无瓊珎琪像帝之真理別鬚巢瓊
璿瓊瑄堅瑪璠璠琢為宸座躩踞虬螭乃
籍溥鄧付區嵒和合鉞釵鼓燭鑪椎細則
禹鼎之頽膺鉅則秦廷之欺德鋸牙鑿齒
燕頷颯翼之類足方良手蠶魁睨蜂眸而
欲搏麥血吻以將噬感豐融之盼響意岷
嫠而求退葑房寥寂擗榻膚綴鶴蓋夢麗
聲鸞吹流利餒鬯餘之泔淡眠歸雲之黠
霽此其陶然樂而跳塵世者也夷峻方執

馳道如砥總栢周絡金椎隱吐絲蠻格磔
媚不絕耳歲恣峭積當眸而市泮乎其殊
可喜也紛彼靈囿前奏鈞天忽鬪忽續從
颺曼延乍顯乍習與雲流連霓平虹旂耿
若騰騫快然精氣溢而欲合也蛾而悅兮
使我恫兮躡崱嶮穿奔中下縉綾峭窞而
嚙趾兮上行簪蟲罪而盪胸俯窸窣其徑
廷兮仰又棧齶而不可窮前呼要眇幾若
絲兮應碾挾而類處甕輕陰釀而裾涅兮

蒼翠撲而睫覩忽徑絕於阨堵兮使人魂
蕩而精降頽砭衡截屹嶮疇援足不謀目
索息服弁五步一止左檐呈肸天門杳靄
若啟尺綫破靄隸穿軋芴兆庶設毀爭先
跋躑魚貫蹠殺猱牽掄搨肱喁臂隴肝胡
膽越黠瑕二董之俊錯以敦讐駘既爰有
姬姜貴秘陽蔡姝絕螻蛾此豸要紹熿屢
綦履不任芬澤微發莫不羽翬犀紕露紛
練恰漉壽殿呆盤跚勃窣擊銀鐺以稍振

扣陰牡而烏咽哀踴徹空苑潮音之迤邐
悲涕懸河儼秋霖之汨活銅虬左啟羊角
瞥至拔圻坤兩喻欲異二游蓋飄飄其織
翻幾欲擲乎荒之裔黃冠所廬可以假憇
層樓帖石周閣無地拏莖葩襍捷獵鱗次
密叢兮寒房之聚蜂懶掾兮春潮之歸蠖
神搖搖而時斂心栗栗其如漉於是黠聰
明顛精深薌沐滌躬清齋盟心窮太和之
睽眾遂底乎天柱之岑覩重栞之宛曲與

綺寮之麗淫列將吏之蘭綺若觚瓚之崇
森悉都官之赤瓦塗以麁蹄之上金芒穎
注射睛不停眴赫烜灼爍煌燁炫芬塈
蓬勃忽似處乎涇濛潤衣裾而不尅哀音
庸至幾若闕乎邶鄆卷屋瓦其如霰度群
喧之屏寂兮始騁望以逍遙竊析夫塵世
之判閔兮察天人之所交玉女醫噓而一
粲兮電碣磕橫亘乎巖腰霆霓驚乎百里
兮雙禮珠微撥手銀璈夜澄澄其湛露兮

冷然若初滴於絳杓白榆睡曉於楹表兮
幾欲奮翮而求巢雙丸搏娛于早晚兮屏
翳卑處而不得姚儼帝聰之呼吸子杳旭
卉其莫昭於是俯踞三垂流覽大荒寄寓
一瞬投心渺茫或翔陽弄晴漱灑冲融煜
乎若五金之在鎔喬雲呈姿異態同輝皚
乎若瑾臺之刊夷白不封尖峭碧摩天晃
乎若藂鏃之辭弦晦明叅差旁午紛挐沓
乎若銀海之蕩層波時隱時現襄江一線

或滅或浮夢澤一杯遠則僊掌巨靈之最
負峨眉五丁之斤鑿丈人偃蹇乎青城華
存尚羊乎衡岳太室少室之歲裏中條終
南之峯峒陰脉潛通外勢包絡雖未甘乎
臣僕感時趨之曦燿適則香鑪凝靄玉燭
華峙九卿棘列三公槐植七星斗蠹五老
掌馭中笏上朝玉筍排次淋瀝雙筆飛翰
疊字紫蓋飄颻眉稜鎖翠天馬獅獅而騰
上霧後鬚鬚而斜睨蓮不大小以掩帶陽

鶴鳴和而鼓翅春淡冶其微莞夏沈穠其
幾醉秋淨皎其初沐冬慘淡其若睡雖推
畏兮麗億靡不環拱極而思媚獨房陵之
一岳乃巖刺崆峒乎境外鴻娘曠之獨逮
托平甌其少息聊賈壯以夏勝信足境之
幕歷俯鉅壑乎萬尋白日管而蒸雲圍苟
髀豸其稍邇蹀躞躔余焉恤阮薛嵩第熬
密劣崩醜若島睭雄若贗礮似乍伏而蛾
奮挺牙距而瘳擊復有千章叢挺黝霍臭

壘萬古不死輪困擁腫其爲蘋末之所鼓
卉歎瀏蒞蝻竄洶湧根槩削而弗奠類蛇
跼之鱗起即且益腦而蟻動僚兮慄悚兮
恐慄乎其惕而左顧余踵也爾其清泚徐
傾蕭瑟泓渟瀟曠不涓觸石自聲澍澍汨
汨鏗鏗錚錚乍微而商絲肉籀鳴芙蓉倒
插散髮微升神縹湧璣金沙流螢枕聽酌
軟九咽爲澄其澗則青羊玉局僊龜玄鎮
梅溪膝越桃源比晉靡不挿壁留霞飛梁

吐屢其橋則僊源僊都遇真會真天矯梯
雲遙裔天津靡不長虹飲渚圓月麗旻磐
陀之石橘叟所奕削脯角飛盤挈現跡瓊
臺迥顛帝所授冊封泥散紮餘檢成璧宛
委探書浮提副墨玉蹠金題雲符秘策太
乙天乙日沼月澤燭龍布誕神漢流液丹
砂九轉白茅三春璘彬雲母以資服食木
則杉檜樅檉松梓檉栢梳檉檉檉檉檉
檉交讓呈蔭靈壽支策梢無礙漢根不避

石恣傲四候罨闕千昔結為碩果鮮殷酷
醜襄橙鄧橘張梨房李含桃女脣火棗仙
餌釘座襲目咀瀋溢齒柳梅標瑞而蜚舌
石蜜借以為醴冰芽之薜產自壽林碩渚
慙芬鳩阮遜甘蟬翼霏塢雀舌沸鬻篠蕩
菱薺編町繡丘霽霖初滋潜萌未苗鼓玉
含腴衣以金苞濯江漢暴秋陽城紮泥藉
朱筐八足騰傳披星犯霜 九重涓期以
奏新六宮舌羨而不敢嘗乃有庶織土德

所芻千年之艾松齡十之荃葍藟茵菩藟
卷施賸夢必第入鼻薰禱天萃秋發映山
春滋百里障錦又若紫繩一醉枕籍若馮
夷施忽有哇妖因風徐來覘眈和囉含糊
啾啾嚶嚶關關婉婉靡靡覩黃口之蟻螻
疑天樂而復非半部樂也意調昶而甫紆喟
駛景之難隸覩扶羸之妙藥指長攬而思
采亦何勞訪乎亶州茲實仙都之陸海固
炎帝之所飭嘗而隸首之所不盡解者也

不覩夫萋繞勝烏白鮮紫扶甘根叩鉅茵
陳芘胡南星水玉符離利如香拊扁畜重
樓藜蘆益母鋌生防已夜呼葦葢天麻蒼
藟地榆皆能掌距二豎擗殪群魑百勞賴
其禦圍五官之所儲胥未若三暴之煉鷄
格九節之辨菖陽紫莖之貴牛膝玄參之
字鹿腸枸忌夸仙人之杖麥門表禹餘之
根豺漆供而濕消玉延養以生肪淫羊之
藿靈脾別呼交藤布根何首不烏此皆皇

仁所寄祗不愛輸澤瘁實空動與益俱肉
翻頃以鷓鴣朱顏藹其蒿箭忽脩然而穢
世撫萬期之須臾遂誦茂陵之言曰嗟得
從安期生游譬萬乘若敝屣何死妻子我
乃集三管之所述相與攷諸真之由起或
頌周季二尹執喜是為弟第厥號文始或
唆兩生明長禪美受度勃遂厥有棲趾夫
文始青牛祝函谷太上玉局顯魚鳧馬明
吸羽騰華陰陰長蛇骨遺羊都弟彼顯則

此隱豈後核而昔誣意者之生遺帽仲微
曳裾辭令道通納節易夫田寒暑其一蓑
房旦夕而長鬚度幾其猶可指踪歟粵玄
玄之黠秘實上真之蠱良功留跡隱用彰
體藏暫閃屍而可即忽希夷其難方倣使
夫人主常伯若虞初之小吏駢駘衣黃者
二十餘霜卒莫得其要領徒文繡乎土木
而宮室乎陵岡於戲皇哉明哉明哉皇哉
亂曰因天成人合乃神子虛有實無衆則

愚兮靈寵光豔趣則驗兮岑牢往祀赫來
世子當心者真豈必聿子彼美沈沈永無
矯兮

自均州繇玉虛宿紫霞宮記

規均州城而半之則皆真武宮也宮曰淨
樂謂真武嘗為淨樂國太子也延袤不下
帝者居矣真武者玄武神也自

文皇帝尊寵之而道家神其說以為脩道
於武當之山而宮其顛山之勝既以甲天

下而神亦遂赫奕為世所慕趣春三月望
余晨過淨樂憇紫雲亭小時出南門二里
許乃行田間兩山翼之平綠被壠時積燠
頗困人少女風襲肌為之一快不知其媒
雨也已一舍飯迎息宮殺淨樂之半又數
里稍稍入山然漸為馳道山口垂闔棹楔
跨之榜曰治世玄嶽

世宗朝所建也山初不以嶽名按酈道元水經
注云武當山一曰太和一曰峯上又曰僊

室荊州圖副記曰晉咸和中歷陽謝允棄
羅令隱道茲山曰謝羅山而

文皇帝爲特賜名曰太嶽至

世宗乃復尊稱曰玄嶽以冠五嶽云謂武當者
非真武不得當也自是爲脩真爲元和爲
遇真凡三觀橋間之馳道益闢左右杉松
萬株大者合抱自遇真五里而爲玉虛宮
曰玉虛者謂真武爲玉虛師相也大可包
淨樂之二共東廡有三羊道人像三羊張

羊張姓當高皇帝時游人間築淨室於茲
地曰是不久當顯俄棄去而

文皇帝數使都給事中淡奉書招之凡十
餘年弗得則爲之像又贈以真人誥今所
奉書及誥猶在已飯玉虛出取右道逶迤
而上稍有澗壑之屬微雨時時將風來衣
輒益輒單乃稍有峭壁折而龍泉觀其陽
爲大壑縮口相距三丈許爲橋橋下水流
潺湲不絕惟石憤起若闢四壁無所不造

天杉松衣之吾嚮所記洞庭資慶包山之
之勝茂如也度橋徑已絕前旌類破壁而
出自是皆行巉巖間而雨益甚昇者強自
力前所指問道入掌故氣勃率不暇答山
之勝亦若馳而舍我獨峰頂蒼白雲冒之
倏忽數十百變喬夭得雨秀蓓撲眉睫以
此自媮適忘其濕之侵也度日景已下春
始抵紫霄宮宮前爲池曰禹跡有亭踞其
右池合宮之溜而漚焉潺湲增竝盱受漚

已衆又暴得雨上奮若有蟄借以起者浮
鴨數頭綠淨可翫既入門雨益急衣濕透
袒服顧左右分謝候吏蔭擊不能句乃入
道士室篝火燎衣探案頭得黃庭一卷讀
之命酒三爵時雨聲不可耐且爲次日道
路虞而倦甚目不勝睫也乃就枕

繇紫霄登太和絕頂記

夜潺湲不已若夢中度三峽也比五鼓醒
而絕不聞雨聲質明起禮前殿壁其後鐵

色橫上千仞若屏曰展旗峰出憇禹跡池
泉聲益怒飛流縹碧可愛仰視兩脚下垂
而暫若閤者甚畏之然已決筭則勵輿入
前池之右爲福地古七十二之一也宮其
上弗及訪俄而漸開霽盱入皆隄徑兩壁
直上無盡而三公五老諸峰以次現乃更
用濯雨故菑潤葱蔚因詠唐人群峭碧摩
天語歎其指意之妙久之崖忽闢其陽丹
碧出沒杳靄中稍迫而視宮之額則南巖

也舍弗止乃度宮西嶺下視大壑若孟諸
席以古松長杉之屬自是度榔梅祠地益
高壑益雄深仰而睇俯而瞰無非以竒售
者所歷宮觀羽衆以笙管導之出沒雲氣
中時亦爲風續斷或前薄岨而爲回風調
穿入窪幽則若甕呼者度半舍許得一澗
輿人來請曰從此隄中穿則故道也當步
上三天門此而下趣澗則改徑可以輿亡
苦乃聽其所之以得雨稍走沮洳恠石錯

道古木偃蹇其右仰而諸峰之高以爲亡
踰矣左仰而峰勢益峻遂失其右所在又
之蛇行爭鳥道凡數千級而躋太和之西
嶺又折而下泥滑益甚昇人足前趾恒蹈
空又數失而顧其身乃空懸數千仞悔不
若步之小安也已上太和憇室顧視諸
道人舍其趾半附崖則重累而度之多者
至七層若蜂螭之爲房罡風蓬蓬勢欲墮
不墮甚危之而竟無恙也收服禮真武遂

登絕頂曰天柱峰由太和而望天柱高僅
百丈耳而行若數里者左挽懸而右有息
不能得懸之十一輒喘定乃復上遂禮金
殿殿以銅爲之而塗以黃金中爲真武像
者一爲列將像者四凡几坐供御皆金飾
也已出而顧所謂七十二峰者其香鑪景
高然猶之乎榻前物耳荊州圖副記云峰
首狀博山香鑪亭亭遠出又郭仲產南雍
州記云有三磴道上磴道名香鑪峰然則

後人易香鑪爲天柱而以其從峰稱香鑪
耶餘峯夥不能臚述而其大都皆羅列四
起若趨謁者又若侍衛時乍晴蒙氣猶重
不能得漢江而三方之山若大海挾銀濤
層湧疊至使人目眩不暇接古語云叅山
輕霄蓋其上白雲當其前有味乎言哉諸
山皆培塿獨東南一山最高意不肯爲天
柱下者而又外嚮問其名曰外朝峰乃在
房陵官道也凡山所有峰澗巖泉之屬不

可指數而其名即道流輩剽它志被之又
舉以傳真武爲真武稱者不可指數而皆
無據時分中李君元莊從爲飯神庫之後
院謝去客有言范了髻者居二十餘年矣
冬夏一衲食一飯亡鹽酪所棲止一石竇
試跡之則已至矣貌瘠而神腴雙眸炯然
即一衲鶻懸歷寒暑亡穢也與之語不能
爲虛而能爲不虛者亦雜用儒家言願謂
得道可以遺身然何渠能外身以求道耶

為作白湯飯供盡兩堰而別

自太和下宿南巖記

余將呂鷄鳴起作泰山日出觀而二僮僦寐呼之不應旋有整欬者則已辨色矣然亦以足不謀凭攔徙倚久之乃就籃舉而下百餘武不可舉舍之逸出天柱峰後為三天門降之易疑於陟而用陡絕故數蹠蹠腰脊不相攝累息股戰賴道士時時奉酒脯紓其困頷視中笏七星三公千丈萬

丈諸峰差池頡頏色若可餐數步一回首不忍失之下二天門為摘星橋有文昌祠讀汪司馬伯玉所為文甚麗中謂國家創述右文盛

高孝廟而以劉王兩文成當之夫伯玉殆自命哉乃不佞所不敢知也稍數百折得昨所取道晴日獻麗原谷詭瑰異狀觸目若新亦忘其所睹記矣亡何抵南巖宮新蔡張助甫約以望後一日登太和而所遣

候人不得報乃愆以俟之飯後有舉僧不
二盱休巖告者即伯玉記佛子巖也欣然
許之復以籃輦往從宮門傍左折逶迤上
行百步有巖曰歛火石文如燄起樹作龍
爪其中窪深而旁有靈池水甚甘傳以爲
雷師鄧君脩真地也道流輩飾像蒙之後
若爲寢室者其美遂爲襲矣乃復行嶺間
回穴紆磴足相齧者十餘里而始抵巖巖
踞嶺之腹而巖空若室者三中最寬鑿大

士像虛左席客以地而度其右以榻不二
髮鬢髮白覆額而狀甚腴出肅曰公貴人
乃羸服耶坐餘榻屏人耳語謂公自此中
來將毋不從此中去乎柰何自失之予爲
悚然第其所稱握拳閉齟流羨入丹田法
與一切空所有皆予素聞者已乃引予左
邪而上至頂有池延袤不二丈而水旱不
溢涸蓮葉田田其中前後爲一池僅半之
亦有雜花木之屬蓬室方廣當身一木榻

匡坐嗒然久之其嶺左右皆大壑壑盡皆
爲絕壁四周靡所不際天其色以三春奏
異已乃却引穿美箭下臨前澗磐石若峽
水潺潺流其下小爲隄扞之滙爲一池茂
草沿絡傍巨石頗作梵字刻丹填之仍爲
予釋其義予咲不答尋又爲予言所以結
構之詳皆手任之予曰是空有耶曰吾空
有而時有有而空空毋害空也已又飯予
於室蔬豉皆香美尋飯予從者數十人皆

徧毋疇羸乃謬謂予曰適襄邱涓人來授
餐耳臨別握手不能釋且曰毋忘梵率會
也予頷謝師自愛庶我不能得師境而師
或墮我趣柰何還南巖時返照猶未歛乃
入謁真武殿從殿後歷元君殿南薰亭獨
陽紫霄諸巖室徘徊頷望諸峰爭雄而趣
太和若游龍天柱金觀色煜煜射目所謂
禮斗飛昇臺捨身崖其竒壯詭卓無論道
流鼓掌玄帝事若覲也予語之若曉僧不

二耶是欲空一切有不得而子乃有一切
空乎因大笑命酒數行而罷

自南巖歷五龍出玉虛記

由南巖右折而下半里許爲北天門出北
天門稍折而上曰滴水巖若肺覆時時一
滴下小池承之即不以雨暎緩速有澗傍
亦饒竒石泉灑灑下流橋度之頗勝而名
不雅曰竹筴然亦未有以易也自是壑益
深曠樹益老高者徑百尺大可數抱而根

皆露交縱道上數百千萬條其麓者若虬
蟒次爲蛇爲擘爲即且樹得風簌簌鳴則
根皆應而鱗起若鬻人趾者崖顛惟石俯
下欲墮亡旣附麗其澗石又突起若象若
獅若龍若鵬鷲之屬意似欲攫人令晦之
夕冥之晝過之不僚慄縮足耶有僊龜巖
衡縱數百尺作綠珩色沿澗而下至青羊
橋石益竒詭百狀水益壯嘈嘈若笙鏞之
乍奏而自律也下流方崖陟上無際水乃

從其趾穿度矣呼酒盡三爵酌水復盡一
爵自是舍澗旁道頗行谷間迷陽弗離不
可以捷可數里乃復攀緣而上其岡領故
已皆土忽復石石遂多竒而檉杉松栢之
屬忽盡偉蔚整麗余謂是且得五龍宮乎
而道轉上轉不可盡與人喘而噓數息數
奮乃抵焉入門爲九曲道丹垣夾之若羊
腸蟠屈其垣之外則皆神祠道士廬也美
木覆之陰森綜錯籠以微日猶之步水藻

中其臺殿因山獨峻出宮表紫葢金鎖諸
峰彷彿欄檻間物矣庭左右有池二以螭
口出泉傍復有井五旣謂五龍者也廡之
西復有池二若連環名曰日月池日池黛
月池赭云其色亦以時變不可知也飯已
道士奉真武玉像來觀已又出

文皇帝旣賜道士李素希二衲被之正與
余體適因笑謂此衲出尚方而復不借鸞
鶴逝者亦胡異中丞紮旣聞凌虛巖自

然庵允勝而意不欲往乃出自是稍坦地
而嘉樹美箭益夥鳥聲雖和會所使上事
人還發尚璽第書稍問燕中事不覺至仁
威觀觀前石梁曰普福橋橋之勝下靚深
伏泉竇焉上顧四山若甌口而微缺從缺
之所而得日草木皆媚自是復蛇行下數
里至五龍行宮踞其前門小憇山忽左右
闢多爲平疇青碧布壠除道益廣而所留
羽儀亦至乃改服度華陽亭躡石梁挹蓮

花池驟喜其脫險艱而忘諸山之盡去我
也已尋抵土虛而分守君復來候觴余望
仙樓酒數行則驟晦冒雨之迎恩宮宿焉
王子曰夫余之山宿者四而歷不能得十
之三也然亦足以雄生平游矣夫物顯晦
則有時哉彼夫禪主絡驛者七十二柴望
之禮稱嶽稱鎮者各五而茲山固泯泯也
一旦遇真主以疑似惟重之跡而膺特拜
遂超五嶽而帝之宮殿大者擬建章小者

凌祈年望仙道流非耕蠶而衣食者以萬
計奔走四海之士女爭先而恐失號泣鼓
舞望之若慕即之若素彼何所取繇來哉
謬矣夫太史公言也曰惡觀浙謂崑崙哉
夫近有一武當而不能舉彼將以為無之
也無之惡在其無崑崙也

游太和山記

陳文燭參政

昔漢司馬遷謂自古帝王蓋封禪云後世
功不至矣德不洽矣日不暇給矣且三代
咸起河洛故嵩高為中岳而四岳如其方
明興起南服

文皇帝賜太和為太嶽

肅皇帝又起郢上賜曰玄嶽建顯號施尊名
大明之德逶迤涌原泉未有過于茲山者余感焉
作游太和記

隆慶四年庚午六月余由大理寺正奉
命出守淮安歸省家按察公道經襄陽望太和
在步武間憶大父承德公嘉靖初年登之
承德公身長玉立聲如洪鐘聞數十里游
者目攝公曰偉丈夫哉不穀兒時大父津
津道焉歲丙申三月按察公再登禱絕頂
得竒夢四月八日甫歸而不穀生小字武
當人以為異云不穀稍長有意乎萬里之
游嘗嘆曰名山在天壤間可少吾杖履哉

而太和託始矣是月六日由襄陽至穀城
明日至界山是夕大雨晨起復晴望諸峯
崗巒如沐千鳥競翼百猿接臂過遇真宮
諸黃冠走謁其鳳凰峯鴉鵲嶺迴繞竒特
溪水隨之松杉夾道以萬計謂之遇真者
非以真武遇真人得道處耶行少許過洽
世玄嶽坊走太子坡謁老君殿時方午就
玉虛宮宿焉登望僊樓尋雪洞聖水池謂
之玉虛者非以真武為玉虛師相耶東廡

有張三丰道人像

文皇帝所賜真人誥就月下誦之月明如晝湛
露濕衣越九日由玉虛憇龍泉觀度橋們
巖時有道人多坐樹間談經聲又風送
鐘磬不絕暮抵紫霄宮宿焉前為福地巖
後為煉丹巖有七星三清諸處謂之紫霄
者非以凌霄漢騰紫氣耶明日游禹跡池
徘徊臨清萬松亭其水月雙清又明日酌
上善泉其異諸水有垂白一道人李者問

按察公起居出向來贈詩墨猶新也詩云
已入無生境仍逢不老仙形栖翠微上神
想大初前丹陽君初就紅塵我尚牽何時
婚嫁畢來此問真筌和歌而別重余徘徊
云十二日由紫霄經烏鴉黑虎廟過榭梅
祠其地益高峻令人心骨俱寒又入清微
觀皆懸鐵索攀石欄以躋者少頃入大門
謁玄帝次太和宮宿焉十三日乃按察公
壽再拜祝焉是日大晴立天柱絕頂星辰

如斗欲墜不墜望白雲在下忽有雷聲中
起其諸峯若玉筍若中笏若天馬若伏魔
或見或隱最著者止香鑪耳余遂就枕明
日天稍陰辰刻始霽見湘河如一線云讀
文皇帝御製碑求唐宋片碣無有况秦漢乎乃
宮殿之盛若連閣累廡道相屬云由太
和至南巖官宿焉石上有浦溪廖公道南
沔陽童公承叙來游題字其詩剝落不存
有捨身巖飛昇臺望之深萬丈不能久視

有龍頭焚香處余若履平地十五日過虎
耳巖中有高僧不二又呼為佛子巖余未
及至而此僧炊飯相待矣引余坐石榻耳
語甚驩叩所從來多不答其言大都彼教
中度一切苦厄照見五蘊皆空云耳巖頂
有蓮花池水旱不乾余欲題詩巖間不二
止之曰公何色相哉大咲別去日暮過滴
水巖傍有大樹皆千年物其水中龍鱗欲
作雲雨狀其樹聲若虎嘯令人恐恐速行

就五龍宮宿焉道士出真武玉像五蓋五色玉云其山為青羊峯為繫馬峯其水為日池月池為白龍潭為萬虎澗一一經目自然庵中有

文皇帝賜李素希衲衣余披卧一夕忘暑矣十六日飯迎恩宮投淨樂宮宿焉謂之淨樂者非以真武嘗為是國太子耶自余山行十日經風雨陰晴乃千澗之聲在耳萬仞之形在目烏覩人世哉

陳子曰太和蟠踞八百里其七十二峯三十六巖二十四澗余莫能狀也讀

文皇帝御碑謂其跨洞天之清虛凌福地之深宵六哉王言可狀茲山乎至云大而無迹之謂聖妙不可測之謂神即太和融結亦元氣之流行宇宙間耳何可名焉語曰荆山為地雄果雄哉余爽然自失矣

詩并序

前人

武當名勝甲天下其宮觀至壯麗而皆以
奉真武又其峰巖澗泉橋榭之類皆晚出
而後人傳會名之不能盡雅馴余以游稍
間因紀其勝爲諸體會得孫司徒山甫五
六七言雜詠因次第和之共得百首既成
而不能去然厭其猥雜尤之手諸峰澗臺
觀也

淨樂宮

在均州所謂淨樂國也

神農昔撫世淨樂已名都末法開金相真
王得寶符天從百戰順人役萬靈趨羽衛
齊宸極丹青出睿謨神功隨現有至理入
論無莫尼群真位遺編悞老儒

玉虛宮

即真武所拜玉虛師相名也

霞矗黃金界虹飛白玉橋帝居開顯赫天
路入岩峩薜網雲常掛松珠露不消步將
塵世隔境許俗心調聖水流仍暖僊衣靜

自搖可知笙鶴度特底引王喬

遇雨投紫霄宮宿

千山入窈冥萬壑助泠泠鳥道春元合龍
宮夜不扃摩雲峰展霧擲火帝流鈴倦引
投技易寒驚灑面醒更衣朝紫極添篆讀
黃庭却憶明朝路峰峰洗更青

謁太和宮

一柱太和宮千巖元氣中芙蓉寒不謝仙
掌近還空地是鈎盤上橋從貫索通日輪

團倏火天樂斷罡風麋氏爲宗國幽方反
寓公赤明無信史吾欲證崆峒

將問之廣成子也

過龍泉觀冒雨行即景

峭風含雨自成悽宛轉襄城轍漸迷巖電
忽垂疑帝咲江雷初上似兒啼遙旌破壁
看初沒雜樹含烟暈却齊恍忽淮南成道
過西巘喔喔午時鷄

由太和登絕頂二首

千盤轉盡見三門七十二峰朝至尊下插

香鑪勝廬嶽中懸天柱即崑崙銀鏃挾籟
晴疑兩金殿搖光夜不昏欲指群方無可
問青山處處白雲屯

其二

絳節朱幡縹緲間縱非天漢不塵寰平超
五嶽王公位肯數三峨伯仲山千嶂霧深
銀作海九霄雲淨玉爲關空餘沆瀣零仙
掌消渴相如可再攀

宿南巖宮

欲凭籃筍數嵬峩刺眼翻愁勝地多絕頂
夜懸金觀出斷崖晴挾火輪過池從太乙
真人卧亭憶南薰帝子歌莫話古來冲舉
事一官雙鬢已蹉跎

太和即事四首

名出登封晚功存象帝先路疑鞭石就室
似鑿空懸有壑難窺地無峰不刺天
旂游疑夢境回首即茫然

其二

天門揮手是宛轉尚千盤但語中原小那
論行路難夜分先得日春去獨留寒不盡
登臨意翛然思羽翰

其三

脉借崑崙遠聲欺太華早上分天一半橫
跨地三垂不盡松杉壽毋妨鶴雀危祗憐
來徃客未解治貪癡

其四

童冠六七輩銀管雜瑤笙一奏鈞天樂聲

聲薄太清風來時斷續雲過復分明似我
仙才淺猶然病骨輕

由南巖尋北巖謁不二和尚

降陟雖疲跡眺覽用怡心心怡體自調支
策探道林是時春初暮遙綠結也陰一幡
颺空表雙樹吐綠尋初窺但絕壁緩步得
精籃開士久杜機眇昧不能禁延我坐笑
蓉啖我以林檎清梵和沅泉增竝海潮音
忽覩西岫景圓規已半侵歸來愧禽魚日

得忘高深

由紫霄歷青羊橋憇五龍出仁威觀

有述

躋危意方倦入幽良自適巖巒非一態雲
日饒竒色活活伏流來泠泠深崖滴騰虬
悟風樹渴覩知飲石拏攫令魂驚蜿蜒覺
根坼傲詭青羊澗窈窕五龍室彼美如有
待余欣寧無獲改轍見平疇藹藹禾黍夕
歸慮中未攪目境時有失安得乘蹻道遙

青度可摘

贈不二和尚

苦無道民好披緇禮遠公勞師破吾執
破隨亦空飯罷了無語跌坐蒼山中

贈范了髻

一瓢更一杖此外都不聞
付葛陂雲揮手參山頂却咲洪崖君

武當歌

黑帝不卧玄冥宮再佐真人燕薊中
乾坤

道盡出壬午日月重朗開屯蒙人間大小
七十戰一勝業已歸神功久從北極受尊
號却向西方稱寓公武當萬古鬱未吐得
吐居然壓華嵩是時豈獨疲荆襄雍豫梁
益皆為忙少府如流下白撰蜀江截雲排
豫章太和絕頂化城似玉虛彷彿秦阿房
南巖宏竒紫霞麗甘泉九成差可當十年
二百萬人力一一捨置空山傍嗚呼英雄
御世故多術卜鬼探符皆恍惚不聞

成祖帝王鬚曾借玄天師相髮漢武空邀
王母過高真不顯宋宣和功名雖盛母乃
晚混沌時來當柰何

武當道上所見戲成短歌蓋其人皆
進香玄帝而口誦佛也

南陽少婦道人裝皂紗蒙紉白恰方口誦
彌陀數聲佛手齋玄帝一瓣香有女求如
南海相生兒早作繡衣郎堆箱越織重重
錦柱棟吳粳粒粒霜孔雀纏枝雙到老芝

蘭長砌玉成行是時玄帝征魔返十萬黑
幟摩空翔覆額難晞九陽髮徒跣長疥脩
羅霜人間福地有如此明日幡然辭上蒼
即勸彌陀亦還俗毋煩接引向西方

五龍歌

昔時五龍化五公口授睡法希夷翁恬然
一境天地外晉漢周宋皆爲空君不見南
陽卧龍卧隆中魚水萬古君臣同定軍山
頭堊龍蛻赤帝燼息龍何功嗚呼五龍之

睡睡亦濃左耳忽割不可踪龍潛龍躍各有會即使終卧誰知能

游五龍宮

聽雨過青羊澗披雲出紫蓋峰曲曲蜿蜒
複道層層歷落恠松巖巖幾點鞞鞞擁殿
千朵芙蓉倦時但引三爵睡法不輸五龍

天柱峯

生平漆室意堪憐見語中峰便躍然盤到
最高金頂上依然無際蔚藍天

